

石
英
著

文明之獄





文明地獄

石
英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文明地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8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3}{4}$ 插页2

1983年4月北京新1版 198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7,000

书号10019·3446

定价0.40元

目 录

第一章	“模范监狱”	1
第二章	电工之死	14
第三章	招财进宝	22
第四章	催命符	34
第五章	刀剑和蜜糖	45
第六章	随风转舵	56
第七章	“剥皮车间”	67
第八章	洪水猛兽	82
第九章	《反谢饭歌》	95
第十章	带血的股票	104
第十一章	山雨欲来	120
第十二章	地狱烈火	131
再版后记		144

第一章 “模范监狱”

一九三五年冬季，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多，在天津市河东的贫民区里，天刚蒙蒙亮，下着小雪，街上已经有不少人走动，都是上早班下夜班的工人。亚东毛纺公司的工人张泰起得格外早，领着郝树春和罗秀贞夫妇去亚东公司验工。张泰这人四十开外，粗不轮墩的身个，背微微有点驼，戴一顶护耳破毡帽，肩上搭一条破褡裢。郝树春跟在他身后，大洒鞋在空旷的街市上发出踢踏踢踏的响声。罗秀贞急追紧撵，还被她丈夫那虎实的大步拉下一截。

拐过一个街角，路灯倏地熄了，又是个阴天，周围特别黑，张泰止住脚步，扭身拍拍郝树春的膀背，说道：“树春，我得先走一步了。监工的我今后得提前个把钟头上工，捎带修理机器。”他才走出两步，又不放心似的嘱咐秀贞说：“弟妹，验工的要是问起你结婚了没有，千万不能说结婚了，这厂里厂规最忌讳女工结过婚。前天毛纺车间有个叫许温的女工，因为要生孩子叫工头看出来，二话没说就给开除了，你们两口子就是都被验上，也得装成不是两口子，可不能大意啊！”

罗秀贞感激地点头答应：“张大哥，真叫你多费心

了……”她的视线又转向她丈夫：“还不问问大哥，以后有嘛事要注意的。”

张泰大哥禁不住笑了：“你看还是秀贞心细。树春，没别的说，这话我嘱咐你也不止一次了：遇事千万叫压住火儿。这个世道，找个长事由儿可不易啊。这亚东公司更是高门坎……”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有两个过路人从身旁擦过。他只用拳头在郝树春腋窝上轻轻捣了一下，就趑趄着匆匆走了。

还没到亚东公司门口，两口子就分开了。树春抢上几步，到验工的铁门前面去排队。他本想自己已经来得够早的了，哪知前面已排了十几号人。他心里说：“嘿！这碗饭……”他斜睨着在女队那边排号的秀贞。秀贞仿佛看透了他内心的不耐烦，使劲瞪了他一眼，就把头扭向一边，跟先来的妇女悄声搭讪着聊起来。

迎面墙上的电表已是八点过五分了，才从验工房旁边的小门里，走出一个黑胖子，两手插在西装兜里，一双死鱼眼滴溜溜一转，仿佛是漫不经心地扫视着铁门外的两长串队伍，又若无其事地仰天打了一个饱嗝。排在郝树春身前的一个人小声告诉树春：“小心这家伙，他就是来验工的。”树春疑惑地瞅了他一眼：“不会吧，他怎么不过来检验呢？”那人风趣地一笑说：“你不懂。这就是他们的‘文明’办法，这是考验你的耐性呢。”

果不其然，那黑胖子在铁门里面来回踱了一阵子，又踮踮跹跹地走进那个小门。树春烦躁地搔着头皮：“这不是存

心熬油吗？”前面那人把嗓音放高说：“熬油？老弟，你是头回来吧？验工的这家伙，心象秤砣一样，又硬又黑，是这里的副理兼人事部主任，可打腰哩！”

树春又问：“他叫嘛名字？”

“孙杏村。是孙总经理的叔伯兄弟，行四，工人都叫他孙四。”

树春好奇地问：“你怎么这样熟呢？”

“我？嘿嘿。”那人苦笑了一下。“我跟他们是老交情——被他们开除过一回。那是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

“都为嘛事？”树春睁大眼睛问道。

“他们想为嘛就为嘛。”那人怒视着监工房旁边的小门，压低声音说，“因为我在马路上见了厂里的赖牧师只是点了点头。”

那边的女工们也在注意听他说话，有人半是疑惑半是不平地说：“点点头还不行？”

“这是他们亚东公司的厂规。‘文明’嘛，规定工人见了经理、副理要鞠九十度的大躬，见了职员要鞠躬六十度，见工头鞠躬三十度，见了同事的工人才能点头。我见赖牧师光是点点头，那不是犯上吗？”

“鞠躬还分度数？这厂规怎么这样多？”郝树春真有点觉得稀奇，随口问了一句。罗秀贞在那边又瞪他一眼，提醒叫他别多嘴。他没理会。

“这就算多？故事点还有的是呢。”那人略微思索一下，

用手指了指铁门上嵌着的厂徽和门里花池里的一对石羊，“你们看见这对宝贝了吗？这是亚东公司最要紧的金字招牌。抵羊抵羊，说是表示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孙总经理是有名的爱国资本家，全凭这一手发了这么大财。这里边的讲究门道可就大了。往后你们多留神，自然明白。”

这时，那黑胖子二番又出来，悠然自得地点了点头。大概是他觉得这些不驯的考工者熬了半天，都已杀了火性。这果然是他负责的“性格审查”的一部分：你是“诚心诚意”来考工，就老老实实给我等着；你要是个火爆性，实在等得急了，就是诚意不够，你就“请”！也免得招进来以后找麻烦。整个的考工测验，是孙培卿总经理的“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孙四要亲临前线来主持，不能象别的厂那样，把这种大事随便委托给一些缺少知识的工头。只见孙四倒背着双手，迈着方步来到女队这边，瞪着死鱼眼，鼻是鼻眼是眼地仔细打量一番。他并不是按照排队次序来验，却对身段轻灵的罗秀贞挥了挥手，恶声粗气地说：“你出来。”

罗秀贞回眸瞥视树春一眼，惴惴不安地跟随着孙四来到验工房。

黑胖子孙四坐在转椅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站在桌子对面的秀贞。秀贞开始有些拘谨，随后她又心怀疑惑，不明白他老是这么盯着是什么意思——她不知道这原是孙四正在执行“性格审查”的又一个项目。最后她拿定主意，凝然不动，站在那里想起家里吃奶的孩子这时大约又在饿得哭了，

年迈的奶奶眼力又不清爽……咳，要不是为了一老一小，光是树春一个人来就行了。自家从小穷自管穷，也不甘心受人家的窝囊气……

秀贞的眉眼猛然耸跳了一下，原来孙四对她的“性格审查”已经完成，又来了个突然袭击：

“你结婚了吗？”

“没有。”秀贞立刻答道。

“嘿嘿。”黑胖子狡诈地一笑，挤动着他那肉囊肥厚的眼角，“我们这里可是最喜欢结过婚的。”

“没结婚只能说是没结婚。”聪明的罗秀贞看出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唔……”黑胖子又吃力地撩起眼皮，“那你走几圈我看看。”

罗秀贞硬着头皮走了两圈。黑胖子点了点头——腿脚没毛病。

接着他又叫秀贞试握力——握表；试目力——在一定距离内看视力表；测肺活量——吹皮囊；最后又试她的“手指灵敏度”。原来是叫秀贞在一方布满许多小眼的铁盘上，把一寸多长的细钢针插进小眼，每三根钢针插在一个小眼里，多一根塞不下，少一根却又宽松。秀贞费劲把力地插，才插四五十根。看表的孙四绷着面孔说了声：“停！”然后拈起蘸水钢笔在《考工细目表》上填了个“勉强可以”。他接着又拿出一大盒积木，倒扣在桌面上，方的长的三角形的木块哗啦撒开来，叫秀贞尽快把积木摆好。罗秀贞把积木摆完

了。孙四看看表，这才稍露一点笑意说：“行了，今天，你先到车间站站机器，试试腿脚的耐久力！”他按了按电铃，想必是要唤人进来，然后出门去选第二个。

罗秀贞禁不住从玻璃窗口向铁门那边望去，只见孙四来到男队，一见排在树春前面那个被开除过的人，马上凑过去问他什么话。秀贞正想等着看看树春的“时运”如何，猛听得背后有人发问：“你就叫罗秀贞？”她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也斜着眼睛笑呵呵地自我介绍：“我姓史，是本公司总管。走吧，那边有人带你到车间试车去。”说着，一只独眼又重新把秀贞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秀贞哪里知道，此人心毒手辣，在亚东公司是两朝元老，工人们恨极了都管他叫“史瞎子”。

秀贞往铁门那边又看了一眼，却怕被这个家伙看出什么破绽，只好跟随他指定的工头到车间里去了。直到过午三点多钟，她才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走回家里。还没进家门，就听到孩子那急渴沙哑的哭声。奶奶连声“噢噢”地哄个不停。一进门，就看见树春闷声闷气地蹲在床角上纳破垫肩。她立时从奶奶手中接过孩子，给他喂奶。奶汁是稀薄的，可是孩子的哭声总算是止住了。一天来直到此刻，她滴水未进，厂里对试车的工人照例是不管饭的。她注视着树春的表情，估摸他九成九没考上，便婉转地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在那里没呆下。”树春头也不抬，只顾嗤嗤地扎着针。

秀贞的估计完全证实了——他没被录用。可是她并没

表现出一点丧气的情绪，还是非常沉静地问：“那黑胖子说什么来？”

“还用说什么！”树春用力过猛，“哧”的一声，针扎断了，“他问我一句，我答一句，问了那么三四句，就晃了晃脑袋，把我甩在一边了。真闷气！”

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变得沉重起来，只有孩子咂奶发出轻微的声息。半晌，还是树春冲口说了句：“明儿我不去了。”

奶奶正从坛子底下搜刮出半瓢发霉的棒子面，想给儿子和媳妇做点稀饭，听到树春说那句话，便嘟囔起来：“都快三十的人了，还那么孩子气。你不去，你不去上哪去？就象眼前有什么阔差事等着你似的！”

树春把垫肩在肩上试了试，说，“明儿我还是上车站扛大个去！”

话虽这么说，第二天树春还是去亚东公司考了一次。这回他直到晚间九点才回到家里。隔壁张泰也在这里，好象几年没见着似的，一见树春就关心地问：“怎么样？”他和秀贞几乎是同时发出这句话。

“我刚才到车站揽活儿去了。没人雇。”树春今天说话的语气反而平和多了。

“你没去考吗？”张泰半是惊讶半是埋怨。

“去啦！又是白排了半天。”

“树春，不是哥哥我多嘴多舌，就冲你这一头撞到南墙上的脾气，也难叫管事的相中。你知道，他们喜欢听话的。”

张泰掏出小烟袋，慢慢搓揉着装烟，“你去那里排队，总得有点笑脸儿。可你倒好，嘴头上能挂个油瓶！”

“大哥，”树春忽地站起身来说，“我一百个敬你，就是这一点咱们俩不对撇儿。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见了那号人心里实在别扭。”

张泰听了，慢慢地摇着头，讷讷地不言语了。

这天晚上，树春只是打了个盹儿。过了半夜时分，他说什么也睡不着了，生活迫使他第三次踏上去亚东公司的大路。不消说，这一次他是来得最早的一个。寒星满天，铁门上还沾着霜气，稍稍贴近一下就觉得钻心透凉。还是挨到那个时间，黑胖子孙四出来了。这回他一眼就看见树春，走过来审度着这个硬棒棒的汉子。树春忽然想起了张泰的嘱咐，便勉强地试了试，却老是作不出什么笑脸来，只是非常不自然地冲孙四点了点头。孙四对他的点头没怎么理会，倒是树春那似乎能担起两架山的肩膀吸引了他。前两日他并不是没看见，但他多少有些害怕，在他的经验里，这样的人进厂闹起事来是更难对付的，所以他没有“录用”。今天他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树春发生兴趣的。货场上越来越多的积压，需要多少这样精壮的新工人来应付这个局面。于是他开口问树春：“你这是第三天来考工吧？”

“嗯。”

“心倒是满虔诚的。”他用基督教牧师悲天悯人的口吻说，“不过，货场上的活儿可是够累的。”

“我不怕！再厉害我也不怕！”树春脱口说出这两个“不

怕”，倒是有点语意双关。

就这样，连续应考三次的郝树春居然被孙四“录用”了。

不知是因为货场上人力奇缺，还是孙四对树春的格外“优待”，他当时就被分配到货场上来。嗨！货场上的大包堆山成岭，那近二百斤的毛条都用高粱箴编成席皮包装，搁到肩上，再用力一揉，肩头上就好象搓下了一层油皮。幸好是在冬天，还有破棉袄垫着，倘若在夏天，弄不好准得撕去几块皮肉。

树春第一天上工，身上还有一把火力，扛起毛包来一路小跑。耳边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老弟，以后的日子长着呢！歇着干吧。”

树春抬头一看，真巧！原来是第一天来考工时站在他前头的那个人。树春有些不好意思地伸伸舌头冲他笑了笑，然后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也来了？”

那人风趣地答道：“光许你来吗？老实说，我比你还早来两天呢，干这号活呀，硬的软的都得有点。”

史瞎子从那边迈着小碎步走来了。那人对树春打个手势，又去扛另一包去。树春呆楞了一霎，有点省悟过来：是呀！刚才自己那是干的嘛傻事？难道财东们钱柜里的金银还少吗？自己慢慢儿来吧。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进了饭厅，树春就见张泰大哥到处寻找他。树春急奔几步，答应着：“我在这里。”

“咳！”张泰喜不自禁地说：“刚才我进饭厅的当儿，就听货场的一个老哥说你上工了。我到处找你，想指点指点。

这个公司规矩多，好比抡锤的铁匠进了磁器店，不小心就会碰碎个碟儿碗儿的。这里吃饭也是有规矩的呀。”

“全体肃静！”蓦然间，一个尖溜溜的声音撞击着树春的耳鼓。树春定睛一看，一个身穿特别宽大的青袍的胖铤子，站在一个能够环视全场的木台上，高高举起双手发出号令。树春还特别注意到：这人尽管腰背挺肥，两手却瘦得象枯树枝，满是青筋，大嘴又特别宽，衬在那张铁青的面孔上，活象一只蛤蟆。

张泰低声告诉树春：“这就是赖牧师，专管检查宿舍、管理伙食……”

郝树春暗暗纳起闷来：牧师不是在教堂里吗？工厂怎么还有牧师呢？倒要看看他干什么。

“好，现在唱《谢饭歌》！”赖牧师整整衣服，拉出一副音乐指挥的架势。

他一打拍子，人们便噤哩啪啦地唱了起来。

赖牧师右手打拍子，左手拿着藤棍儿，指着面前一块大木牌上的乐谱和歌词。只见那《谢饭歌》的歌词是：

感谢天父，保佑平安，
养我肉体，赐我一餐；
更赐灵粮，心灵强健。
敬虔为人，讨主喜欢。

——阿 们

树春仔细听来，歌儿唱得挺不整齐：有人一本正经地

唱；有人闭目合眼呜呜噜噜；有的似乎唱的是另外什么词儿。他自己不知这葫芦里卖的是嘛药，只得木然站立着，闭着嘴一声不吭。立在他身旁的张泰忙揪揪他的衣角，小声说：“你把嘴唇巴嗒巴嗒就没事，好歹作个样子。不然，叫牧师看见，不许吃饭的！”

树春照他的话做了，果然闯过了这一关，总算是吃上饭了。午饭是一碟咸菜，一碗稀饭，吃窝头。监视吃饭的除了专职的赖牧师以外，还有史总管。

工人们吃饭的当儿，史瞎子扯着沙哑的嗓门嘶喊：“大伙儿吃得饱撑撑的，好多干活哟！”口里虽这么说，一只独眼却不停地扫着每张饭桌，一看见哪个人吃得“多”了，便声色不露地走过去，从侧后狠狠地盯视着他，还故意轻轻咳嗽一声。谁听到这声音，都会感到一阵心寒。身后有了这一威胁，谁还能再安生地吃下饭去？在树春对面有一个工友，听张泰说，他是被开除的女工许温的丈夫。他趁史瞎子盯视别人的空隙，悄悄掖了半个窝头在衣兜里。谁知这史瞎子虽是独眼，观察目标却更集中，他居然瞧见了。等那工人吃完饭往外走时，便暗暗跟在身后，随即又和站在门边的赖牧师交换个眼色。郝树春都看在眼里，暗暗为那工友捏一把冷汗。果然正当那工人跨过门槛的一刹那，史瞎子冷不防喝问一声：“你兜里揣的是啥？”

那工人猛一回头，不由打了一个寒战，但马上镇定下来，从兜里把半个窝头掏出来，诉说道：“货场上一个工友病了，他不能来吃饭，我捎半个窝头给他。”

史瞎子的独眼忽撩一下，恶狠狠地说：“工友生病了，自有管理方面负责，显着你啦？你私自把饭食带出饭厅，犯了公司的法规。没法子，你马上卷铺盖走，二话别废！”说着，一把就把窝头给他夺了下来。这时，从斜刺里闯出一个人，膀大腰粗，两眼炯炯有神，过来打抱不平说：“史总管，虽说这个工友犯了厂规，可你也得看看是啥情形。工友病了实在来不了，拿块干粮给他，有什么错？这也合乎公司的‘文明’，也得行个方便吧！”

树春一看这人，正是那曾经被开除过如今又在货场上工的那伙计。他这敢于为穷哥们两肋插刀的劲头，使树春又佩服又羡慕。他的身子不由地往人圈里凑了凑。

“啊哈！”史瞎子露出满口黄牙，登时又把嘴唇一绷，说：“又是你，李兴华！你这可是自找。你别当我姓史的不认得你。你被开除一次又收留你，算是天老爷开恩，逢上玉帝老儿大赦，还不夹起尾巴来装孙子。你懂不懂，出头的椽子先烂？看样子你还是干得不耐烦，那么就请！跟他一块堆儿另寻高就吧！”

李兴华倒吸了一口冷气，不过他也没想到，好声好气给讲讲情又要被开除？也好！这时他反而冷冷一笑说：“史总管，我懂！我算品透了：在你们这模范监狱里，只要谁还有一点骨气，总是不能呆长了的！”

这一番斩钉截铁的话，把个史瞎子气了个满脸铁青，他伸出手来，指桑骂槐地把许温的丈夫用力一推：“你、你快给我滚！”

李兴华挡上去，凛然地说：“我自个儿会走！”稍稍用膀子一抗，身子骨薄似虾米的史总管，一个踉跄，几乎墩坐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儿，呼吃呼吃地说：“好，有你的！”

李兴华没有理会，他向工友们投去留恋的一瞥，然后甩开大步向厂门那边走去。

这一切，郝树春都看在眼里，他打心眼里敬佩这位哥们，暗想：这哥们有种！以后能象他这样，才象个活人的样子。他见李兴华没有去工人宿舍里搬行李，便抢上几步，急忙提醒他：“朋友，你的行李……？”

李兴华一回头，愤懑地说：“兄弟，我有啥行李？我床上只有一堆烂棉花，还是跟一个工友合着盖的，倒是干净利落一身轻。我走了，只麻烦你一件事，勤照看一下货场上那得病的工友。”

李兴华走了，临别只说了句：“后会有期。”树春若有所失地走向货场，当院里有一个声音送进他的耳朵：“那小子是干什么的？”是赖牧师尖溜溜的声音。

“姓郝，今几个刚进货场。”答话的分明是史总管。

“以后要好好注意他……”赖牧师末后这句话是低声说的，郝树春没有听见。